

一些时刻

苏方

— 著



豆瓣阅读

豆瓣阅读

一些时刻

苏方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些时刻 / 苏方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598-0677-2

I. ①一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820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: 541004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张艺兵

责任编辑: 刘 婧 罗丹妮

封面设计: 山川@Gabryl Duke Workshop

内文制作: 陈基胜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9 字数: 175千字

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为了人与书的相遇

目 录

- 003 — 李白白
- 021 — 第四乐章
- 037 — 一些时刻
- 045 — 鱼 鳍
- 059 — 盲
- 069 — 自 由
- 083 — 新 婚
- 091 — 像春天一样
- 101 — 若无其事
- 109 — 如 戏

131 - 下 午

147 - 亡 魂

159 - 重 逢

183 - 四 季

195 - 最后一次分手

201 - 礼 物

211 - 生日快乐

217 - 同归于尽

223 - 毁灭之路

目 录

- 003 — 李白白
- 021 — 第四乐章
- 037 — 一些时刻
- 045 — 鱼 鳍
- 059 — 盲
- 069 — 自 由
- 083 — 新 婚
- 091 — 像春天一样
- 101 — 若无其事
- 109 — 如 戏

131 - 下 午

147 - 亡 魂

159 - 重 逢

183 - 四 季

195 - 最后一次分手

201 - 礼 物

211 - 生日快乐

217 - 同归于尽

223 - 毁灭之路

李白白

Bye Bye

李伯伯要当红军，红军不要那伯伯。

——《李伯伯》

你根本不会知道，在一个哪怕最为普通的夏夜，全北京有多少人在吃串儿。要再天气好，串儿摊子就壮大起来，星星点点缀街连巷，淌成银河。串儿气入风，熏走了白天滚烫太阳烘熟的垃圾腐味儿，再勾回不知哪里何种花的惑鼻香气。又美好，又便宜。

开始了

李白白并不算胖，可是健康结实。她是今晚的新人，王梨带来的。赵香蕉坐李白白旁边，递给她一个串儿，李白白接了：谢谢。赵香蕉看着桌子底下李白白蜷起来的小腿，心想这姑娘真壮实啊。

大家都挺热情友好，表现为人口普查李白白：你哪儿人呀？你哪儿上的学呀？你学什么的呀？住哪儿啊上班远吗？李白白受宠若惊，心里分辨着谁男对她有兴趣，谁女对她有敌意，赵香蕉都结了婚了为什么老给她递串儿，陈苹果老不说话他到底是不是单身？

陈苹果是否单身是一个哲学问题，众人无法准确定义。

过了凌晨一点，赵香蕉一捏杯：来吧，杯中酒。大家眯缝着眼睛纷纷举杯。一半儿人举举就放下了，是个意思。姑娘们开始收拾包，其实并无杂物可收拾，只是给时间。散局有学问，谁和谁走，谁没和谁走，都有讲究。

赵香蕉把自己酒喝完，看王梨一眼。王梨不抬头，勤勤恳恳收拾包。

赵香蕉转头问李白白：你怎么走？

李白白心说这还用问，但是出于礼貌加了点儿迟疑：我呀，我和王梨一块儿走吧。

赵香蕉一点头：那行。接着给了陈苹果一个眼神儿，意思是：我可帮你问了啊。

陈苹果感受到了这份友情，回馈赵香蕉说：那我跟你走吧。

赵香蕉说成，我捎你，车停对面儿了。

李白白一听紧张了：你喝酒了还开车啊？眼睛箍着陈苹果，怕他死在赵香蕉手里。

赵香蕉一挥手机：我代驾啊，叫着呢。

李白白哦了一声，看着陈苹果想说句话再，张嘴卡那儿了。王梨已经路边拦了车，喊李白白：过来吧走了。

陈苹果帮她接了缝儿：走吧再见，注意安全。

李白白挺满意：嗯。走到王梨身边儿赶紧分享：陈苹果说路上注意安全。

王梨一笑：有什么用。

李白白

李白白大学时候有个男朋友叫王鸿，同学们觉得他俩挺般配：都来自小城市，都拿成绩当回事儿，都戴眼镜儿。

李白白不太同意，她觉得男女标准不一样，王鸿条件算男的里头6分，自己在女的里得算7分将近8。第二年李白白摘了眼镜戴隐形，正式升级为8分女孩儿。

李白白挺爱王鸿的，但这个爱有底线，底线就是不能上床。什么时候能，她也不知道。

于是形式上他们俩更像是学习伴侣，但是也有生活账，李白白算得很清楚。王鸿要是带李白白吃了一百块钱的饭，李白白马上就给王鸿买五十块钱水果。王鸿不爱吃水果，全被宿舍同学分了。王鸿后来就让李白白直接给他钱了。

王梨说：从这儿开始就不对了，他做得到要你钱的时候，就不想要你人了。

这是什么道理？李白白根本想不通，但是跟着点头：嗯，也对。

李白白经常给王梨讲王鸿，情绪鲜活，好像这些事儿刚刚发生，好像她和王鸿并没有分手而且昨天还吵过架，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。

王梨说李白白：你太使劲儿了，难为自己难为别人。

李白白最终和王鸿还是上了床的。在那之前李白白持续宣布我们现在不能上床，可渐渐她发现王鸿并不求她，仿佛他并不想。这样一来，李白白的单方面宣布就成了自作多情。这怎么行。于是李白白找了个好日子重新宣布：我觉得现在行了，我准备好了。

王鸿说：我没准备好。

李白白劝他：这有什么可准备的，不用你负责。

王鸿这才同意。

一毕业王鸿就跟李白白分手了。李白白措手不及：什么原因呢？王鸿摘了眼镜擦嘴：就是，不合适吧我觉得。

两个人本来都留校，李白白不要了，来了北京。找好工作回东北老家歇了几天，她妈听说和男朋友分了手，往沙发上一坐：没事儿，分分吧，但你们俩，啊，到一块儿了吗？

李白白心里一别扭：到了啊，我们俩都多大人了。

妈眉毛一拧，气鼓鼓地：这啥玩儿意儿啊，这不光尝不买嘛。

李白白轰地腾起一股怨气，眼露凶光，可是什么也没说。和亲妈有什么可说的。但是她委屈，本来不为分手委屈但为亲妈这一句话委屈，什么叫光尝不买，我上当了吗我没有啊，我们两厢情愿的，你这么说意思不就是人家压根儿不想要我吗可你凭什么这么说，他一直对我可好了呢而且本来也是他配不上我啊！

李白白在家别扭了几天，终于飞到北京了。

李白白认识王梨的时候已经在北京三年了，俩人又处了两三年，互相基本能确定，算是密友了。虽然走动并不频繁，但聊天都是实话。李白白被人光尝不买的事儿跟王梨讲过四百多遍，王梨并不厌烦，还尽量每次都给出不同的反应。李白白更不厌烦，此事不讲，她也并无新事可讲了，在北京的这些年她没再被人尝过。

那天认识了陈苹果之后李白白春去春又回，心思里有贼。她一不敢单独联系陈苹果，二连王梨也不敢联系了怕她看出来乱牵线。生生等了半个多月人都憔悴了才给王梨发消息：上回咱们吃串儿那地方在哪儿来着？

王梨回：还想去呀？那我叫他们？

李白白本来是计划假装自己要跟别的朋友去——如果王梨问她为什么问，她就这样解释，然后伺机勾起王梨的兴趣。可是王梨没问，那还解释吗？那就算了。又可是，王梨不仅没问还直接推测她是想

再和“他们”去，那么王梨到底是不是已经看出来？如果她真看出来了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坦白，不然她会不会生气？李白白反复思量，突然想起王梨说她：难为自己。扑哧一笑。于是回：那你定吧，看大家时间。

王梨说好，具体时间定了我告诉你。

李白白还想补一句缩窄范围的，比如“陈苹果要是加班的话就别叫他了”，想了想觉得实在突兀，就没补。

再次见到陈苹果李白白觉得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又或是李白白的脑袋里从未完整刻出过陈苹果的形象。上一次陈苹果一出现就将李白白一击即中，他年轻黝黑，四肢协调，幽默稳重，有动有静，话不多不少，头发柔顺蓬松。李白白抓齐了这些要点以后便不敢多看陈苹果一眼，看一眼她的爱就要从眼里爆炸出大片大片的花来。她觉得自己像是抢了银行的罪犯企图混迹于群众，却把刚抢的金条无处藏明晃晃全挂身上了。

王 梨

王梨今天穿得特好看，黑色连衣裙跟肉贴得紧紧的，一走一弹。王梨到的时候陈苹果还没到，加李白白赵香蕉一共七个人。互相问，点不点？李白白说等一会儿吧，陈苹果不是说了来吗。说完看王梨。

王梨一摆手：点吧。没说来不来。李白白心一直悬着。

中间王梨接了个电话，接起来没说喂，也没叫人，光听着。听两句说了声：到了啊。又听了那边儿一句，答了个嗯，就挂了。李白白注意到了吗？没有。

赵香蕉把脸举在王梨眼前，向日葵似的，朝她乐：谁呀？

王梨拿手机往他脸上递：给你，你打过去问。

赵香蕉脸一撤：我不问，和我没关系。

陈苹果一来，李白白就像战士看见了战场，又像新兵撞上了敌人，兴奋焦躁，眼干口涩。赵香蕉一和陈苹果碰杯，李白白就不乐意。她不希望陈苹果喝酒，她怕他依着酒说出多情的话，而那话里没有她。

赵香蕉竟然又提酒，李白白憋不住了：你别让他喝了。

赵香蕉一愣，明白了，闭着眼睛乐：为什么啊？

李白白学了点儿姑娘的样儿：为什么啊，因为我觉得吧，陈苹果不愿意和你喝。

赵香蕉冲陈苹果：是吗？你不愿意和我喝？

陈苹果哈哈笑着点头。

赵香蕉使坏：那你愿意和谁喝？和她喝？赵香蕉指李白白。

陈苹果说行啊，李白白等你有空咱俩单喝。

李白白上身儿一支，脖子往前送：我天天有空啊。

赵香蕉正仰脖对瓶儿吹，瓶嘴儿还含在嘴里一听这话咯咯咯乐起来，上下牙打玻璃肩膀乱颤。陈苹果揉着眼睛咧嘴瞧他，他知道赵香蕉乐的意思是：玩儿，玩儿砸了吧。

王梨腾一站：上厕所。

李白白也一站，忠心耿耿：我陪你去。

路上李白白装模作样问王梨：这帮人，除了赵香蕉结婚了，其他人都单身吗？

王梨深吸一口气：我不单身啊。

李白白挺吃惊。她没太听王梨讲过自己的感情生活，一开始是觉得她不愿意讲，之后就一直忽略了。

他干什么的呀？李白白问。

王梨想了想：画画儿的。

噢。那他，长什么样儿啊？李白白拿不准，该不该再细问。

他啊，王梨弯着眼睛，他没头发。

剃的光头？

是吧，应该是剃的吧，其实吧我一直以为他是因为脱发，不剃不行你知道吗，但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想的吗？

李白白看着王梨，等她说。

王梨笑盈盈：我觉得，哈哈哈哈哈我觉得他就是喜欢光头，他就是全要，一个不能少，多好哇，美满。

王梨的笑看上去像是喝醉了，但是李白白知道她不可能是喝醉了。她觉得王梨今天有点儿无理，她不喜欢这样的人。

后来王梨先走了。王梨一直啪啪啪按手机按了一会儿站起来说一句：我先走了。就走了。

陈苹果一迟疑，没抬头。

散局时候陈苹果还是和赵香蕉走，李白白追过去提醒他：你说找我喝酒呢可别忘了。

陈苹果

李白白真来了。

陈苹果电话指挥李白白，到小区哪个门儿下车，进门儿往哪个方向走，过几个垃圾桶找几号楼。他因为心里非常不耐烦，所以电话里显得相当耐烦，在李白白听来，甚至有点儿甜蜜。

敲门成了大事。李白白站在陈苹果家门外，先仔细找半天，确定没门铃才敢敲门。但怎么敲，重敲还是轻敲？急敲还是慢敲？敲两个三下还是连敲五下？李白白越想越紧张最后大脑一片空白，一抬手叩出去一串儿。

实际上李白白一出电梯走在楼道里，陈苹果就听见了。他听见李白白的脚步声停在门口，半天不叫门，不禁更加不耐烦。客观讲，